

# 日本野史

和書門	類	號	函	架	冊
一五九〇	二〇〇	三〇〇	三〇〇	三〇〇	三〇〇

內閣文庫	和書	類	號	冊	函
一五九〇	二〇〇	三〇〇	三〇〇	三〇〇	三〇〇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15190
冊數	200 (194)
函號	139 3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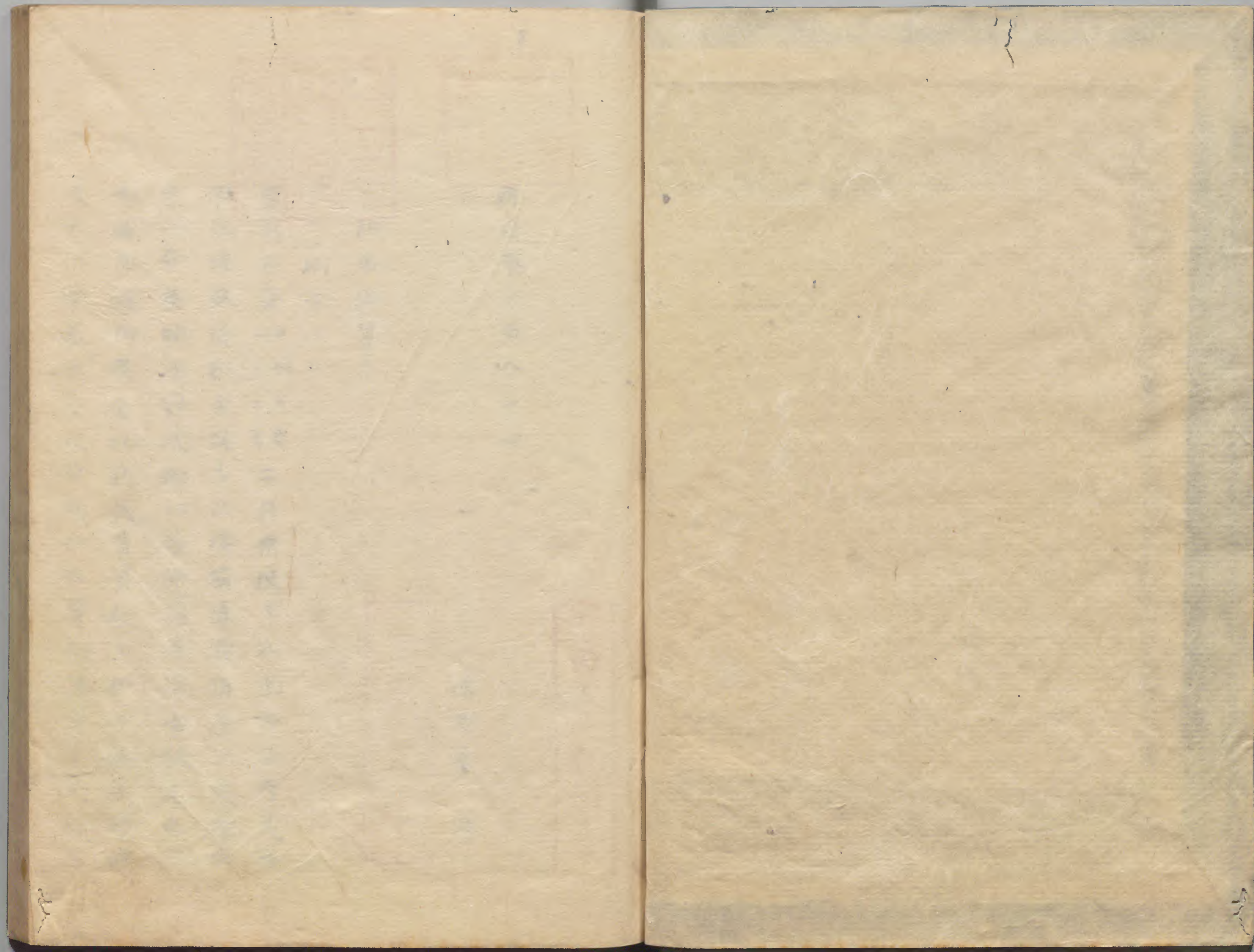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野史卷二百八十四

町田久成獻納之章

源忠成 修

淺草文庫



外國傳第三

明下

慶長二年二月册使方入関亦各厚裁而  
同沈惟敬恐朝中疑之乃降屈辱真情隱下假捏秀  
吉十分恭順頂冠披袍叩首謝恩尋皆惟敬先在日  
本時即指所携金托行長替買程、迨四條天鵝鵠  
及大小金器四亦照当初如安買明棉貨之例計損



三十餘種牌上明開日本國主豐臣秀吉餽遺先解  
卦石星施行及抵京即以誦物作圖白貢獻進明人  
無不哂低謂程、程天鵝鵝出南蕃皆中國人販  
賣古日本者何云方物又以唐高所贈泥金屏風亦  
充其數明皇歎周明至不以為罪命令內府交收貽  
笑近人惟石星尚信為真問之方亨方亨向受惟放  
節制一味朦朧不復明言然謝表竟不至三月後惟  
故再往釜山方差官吳進又無年月徐黃門斷其假  
捏無疑日本自惟放行後即遣清正紗領部將騎船  
二石餘艘於正月十三日順風一日渡海十四日達

朝鮮入竹島日星合率仍在棧張住劄隨攻梁山逐  
守將平俊出城追留住民居之十五日行長等兵船  
自釜山外洋進入豆毛尋浦不絕于岸上樹四色旗  
高叫朝鮮人民勿懷疑畏速來安捕也二十二日我  
軍艦直入西生浦圍覽下營形勢仍示牌文一紙云  
日本國加藤主計頭清正受太閤殿下之命令再航  
海至於此道使遣使希于朝鮮京城回報之向慶尚  
左道之民更勿疑此各莫恐怖而遇散茲先遣我臣  
金大夫以令告報也自此日本兵絡緘渡海不絕各  
營糧餉陸續搬運二月朔行長將釜山常住柵房拆



木修築內建最高樓外墻三層濠固因木柵多致久  
之計朝鮮士民初以和好事成逃亡漸後一聞我兵  
後至曉夜驚惶皆荷擔而俟且數年未自王京至釜  
山一帶殘破已久全羅地方初脫兵災城垣頽敗未  
暇修葺我兵群至奉國危懼國王先將宮眷移住海  
州軍民各將家口奔徙逆境留屯朔兵禁之亦不聽  
割居柳承亮托言披山城祿州來救失尚州將官權  
擇尋各避極東地境皆不戰而逃報入中國朝鮮告  
急之文無日不至苞言日本百司分作一三運將向  
明王勸大闔擬出那古耶躬行調度徐給事亦言曰

本兵船日增兵報日積未見大舉似有陰俟秀吉親  
行之意山海關主事張時顯科闕白此時實難歇手  
彼三十六島之觀望全係於此即日下不得志終當  
傾國而來時奉節紛紛歸罪石星星亦責惟故猶然  
說慌憎日本此奉不過責朝鮮札節今再聽天朝處  
分非有他也兵科徐成楚折之曰世有興師十數萬  
航海數千里多一札節奉一王子陪臣有哉因請速  
乘其未定或用間襄虛或遣人暗殺其積聚或說容  
離其心腹總督孫鎮巡撫李化竟輩皆危成謀國者  
冊使甫還朝鮮一有實報即勸石星預為隄備而星



漫不為意且聽惟敬游相云喚平相信至宣寧明切  
方言朝鮮王子斷無往理陪臣一節往朝鮮前令兩  
國令盟弭兵完事如終無濟即揮大兵前進仍借臣  
以付托不效之罪方其遜身刑獄執若瑣命疆場蓋  
星已奉旨聽勅也趙相公勸其親往以息羣議又引  
先朝本兵王瓊經略哈密楊博經略薊遼宣火為證  
明主不肯許時運歲用兵國計頻絀今議出兵惟四  
五萬人不可朝鮮亦乞先調南兵三四十星大進駐  
要害以為聲援奈何封事一起已將東征士馬悉撤  
回藉劉繼兵已還四川其天津登萊戍守南兵俱各

後罷平壤南兵撤回時以王賞不給鼓噪于石門寨  
總兵王保方南兵有小忿遂以激變聳惑軍門千三  
百人保盡誘殺之人心迄憤惋故召募鮮有志者奉  
朝無策可施咸欲請誅石星以彰國典後至戊戌年  
辛瑣干獄平壤是時我師二十餘萬合五道入朝鮮  
如東萊板張西生浦豆毛浦安骨竹島梁山蔚山加  
德島皆為我占據而然川金海昌原咸安晉州固城  
泗川昆陽悉縱橫蹂躪差役人一步不敢前進又巫  
干佔地不亟掠賊巫干秘要不亟干戮人志不在小  
月中已無朝鮮設此陰明兵未集乘其銳氣鼓行而



西席捲全慶朝鮮且夕休矣師得朝鮮為窟穴則遼  
陽震動而登萊浙直無不危急然我師糧餉不敷未  
敢深入蓋以海舟運糧凡水不便先年朝鮮有積蓄  
破一逼因糧干一逼克一城就食干一城故敢輕兵  
直入丑六年未城邑空虛土地荒蕪兼之禦寇者為  
家人烟寂咸一望蕭然矣陳雲鵬密說人曰清正唯  
待糧運可支一年即分兵略地有進無退矣行長見  
糧運不繼古竹島諷將高棖必待七八月穀熟方利  
銜犯以此言通報閩白所以擊之明幸得預為陟備  
北直隸天津衛係畿輔門庭陸至山海關凡

八百餘里海面與旅順相對止三百里凡順頃刻可  
達也登萊逼近海口為中原襟帶南至淮步建河口  
三千里又山以東江以北之藩籬也朝鮮空虛中國  
所極慮者不在遼東及在此二處故建言者欲於兩  
處各設巡撫後邢玠亦令周子德總統舟師住旅順  
李秉勳增戍卒住登萊酌此意也孫鎮沅設水兵遊  
擊統領三千人住旅順口以保護天津又設兩兵遊  
擊統三千人住鵬綠江西設海防道一員帶街山東  
住遼陽城再管寬奠紀至金剛一帶防日本即中張  
汝蘆又謂旅順至天津可登岸者二處一日大江一



曰紀口相距一百五十餘里宜以兵分守領卒遠探  
一有警即相各鎮兵併力協守內閣張洪陽茂莫若  
於開城平壤二處開府立鎮練兵屯田西接鴨綠旅  
順之師使有所望而歸依東為王京烏嶺之援使有  
恃而奮躍勢便則選輕兵而給利快勝不便則虎踞  
以離其邪心自寧前距開城一千四百里已抵朝鮮  
之手雖不遠進已不為遠計矣在彼有化蕃吾亦有  
化蕃在彼有聘輸吾亦有聘輸就聘之人難以僕人  
奉以僕法教以僕戰使其偷惰作其款怙務農勸職  
通高惠工廣樹畜之原開山沃之利其地多銅即山

鼓鑄以資軍興錢粟可以為餉地民可以為兵開平  
既定得一步以資取慶尚忠清黃海尋處屯守又如  
前法見個人馬先屯之必以資接濟不責捷於旦夕  
勢為徑<sup>盡</sup>長久烏嶺以南相機進止毋得激戰損威  
烏嶺以北選定安集不許尺寸有失又曰凡事必先  
為久計而偶值蚤完則可尚先為暫計而不克如願  
豈不然可慮哉<sup>平壤</sup>於自寧城至開城千四百里  
皆設兵守之秘朝鮮形勢之平教其國兵以僕戰即  
山以鑄錢因地以開屯亦為久遠設施<sup>武備</sup>三月孫  
鏡玄任以兵部尚書而珩為總督軍門遼東布政司



楊鎬為經理朝鮮軍務麻貴為大將楊元劉健董一  
元壽為南北隊長而各募制江川廣之兵以援朝鮮  
珍山東青州人謹重有識畧事必熟慮因全不為苟  
且四月二十二日抵密雲交代方受事貴坦計欽侯  
宜大兵到業我未備先取釜山、、取則行長被擒  
清正必走大事頃更可定珍曰兵先定謀而後戰今  
計畫未定彼中勢無可乘而遽行險至自取敗一敗  
則彼乘勝長驅我軍氣難再振矣吾意先遣楊元吳  
惟忠領兵二枝南至王京兩將分屯於金羅之南原  
慶尚之大丘慶州而總兵且在王京居中調度但楊

元昨報南原城郭圯壞官房俱無錢糧無年月之積  
慶尚一逆又平為敵有吳惟忠孤軍布難入慶列故  
今且使楊元催運糧餉協同朝鮮修理城垣以多捍  
蔽吳惟忠姑令往忠州扼敵後門俟初秋各兵俱齊  
又作厄處賄珍尚示出劉貴先赴王京傳諭之人又  
遣咨國王督率朝鮮備臣保兵固守地方地截險要  
朝鮮王取命乃分派將官使慶尚左兵使成允門防  
禦使權志珠等往慶州以防烏嶺之路右兵使金志  
瑞等往宜寧以防釜山之敵鈔制使元均等以舟師  
專備竹島加德之敵各務勉勵以候大兵或又設朝



鮮殘破又國中無人倘一不齊亡朝鮮是亡中國也  
不若選中國賢能為朝鮮司道官分理俾各為保障  
固守山城然後進兵剽敵以此宣詢其國君臣疑中  
國吞併乃疏言朝鮮旧有三都漢城開城平壤也今  
三城為敵久批敵千百里蕩為煨燼今居漢城亦荆  
棘未除慮司陪臣依墻壁為生資升斗為食遺民逆  
集而不二三瘡痍滿目呻吟未絕若分理各道悉不  
能供給復遂止自此三箇月兩邊復不勤兵日惟整  
棚人馬各守險隘信息不通平壤惟既惟敵往未出  
入釜山宜寧一帶占我混為一索明責以撤兵則云

閩白要割朝鮮三逆即思清慶尚全羅也惟故初我  
封不顧利害苟且許之其寔全慶關係最重慶尚朝  
鮮門戶而全羅府蔽也無慶尚則無全羅無全羅雖  
有他逆無所資為根本之計矣以海道言之我批全  
羅則遠而西海一帶近而珍島濟州皆為虛亢我艦  
縱橫海上無所不通便凡一二日可抵鵬係則開城  
平壤亦不足為國非獨朝鮮日本船往海入犯中國  
必由全慶二道地角倚及凡而後能進故我之不能  
從海入犯恃二道為我衛也全慶亡我不必陸犯遠  
東舟航可以直指山海又從水路之東命兵四出擾



明四鎮東隔沿海時、有切近之憂矣此皆必不可  
許者而惟故依迴其間不過欲延後逃罪始以封事  
騙中國此又欲以三道騙朝鮮令中國棄而去之也  
仲夏間鈔領浙勝言遊擊茅國器初至王京問惟故  
以日本兵教多寡惟故漫志曰要多就多吾兵不若  
速守鴨綠為上策意可見矣及二將遣柳川相信回  
日本請師期惟故謬云俟相信回兵即撤相信於六  
月見闕白、曰朝鮮不聽我言以全羅忠清二道  
尚完故也備尋于仲秋朔丑入全羅地方割木為糧  
攻各處山城仍進攻滿州如是勢難則遣兵慶尚自

固城起至西生止八處連營住兵或十餘日程或五  
六日程不時出入侵掠有山城去處盡力圍扼雖被  
死傷必攻破而後已備尋勦力為之如不從我言當  
盡殺備尋妻子相信曰悅前日明兵大至已到全羅  
勢難進攻二將復令相信報之闕白稟怒曰癸巳年  
間明大兵雖在近地尚能攻陷晉州明雖大至不須  
畏避相信又說今年夏秋之際日本大兵當一時渡  
海西生尋處兵自慶州歷密陽大丘向全羅峯山行  
島尋處兵自慶州晉州向全羅闕白許之相信過海  
傳令行長清正尋調兵遣攻惟故得此消息無計解



款乃求朝鮮僧人以密帖送清正云邢德督大兵七  
十萬將至不若登遐清正正在西生浦答昏曰明兵尚  
至是我所慮也朝鮮弱兵而無向我款也對明兵快  
作一戰則朝鮮帝不倫入明炬炳北京幸又幸何慶  
加之惟款又令儒松重求之美濃部金太夫亦答不  
肯止兵於是我馬求割地明專要撤兵惟款西不能  
忘其計始窮平壤惟款貽昏於金年元叙始終自  
辨云太平五川麻貴城遼陽而望鴨綠江東莞所涉  
兵止万七千人情附邢玠疏請募兵川浙并個薊遼  
宣大山陝兵朝鮮惟開山水兵一授稍勁請益調福

建吳淞水兵而劉從哲川漢兵六千七百聽防勅与  
麻貴各建牙麻貴密報候宣大兵至棄我未備先取  
釜山玠謂一取釜山則橋行長走清正比哥看快人  
皇明惟款又見明旨責罪本兵心懷疑貳計欲逃入  
侯我言特未得聞邢玠向怒惟款欺君辱國賈石星一  
交代即思擒之恐驚動悅廷又出我間露明虛實又  
恐好事者以為敗其垂成之功故先為之撤以偷安  
惟款再以安日本之心惟款初見玠不疑之漸悔行  
李家奉搬入南原在釜山七百里矣是月玠悔出山  
海園錄平壤令栢元領邊兵三千先至留京城教川下



全羅道駐守南原蓋南原扼湖嶺之衝城頗堅完往  
時略尚志又增築可守故也城外有~~鼓~~竟山城卒後  
欲守山城柳元以為本城可守增~~押~~後濠濠內又設  
羊馬牆~~畫~~盡夜量役月餘租完~~錄~~吳惟忠在忠州麻  
貴赴王京雖調度防日本已密怕与元尋回路設伏  
防惟故逃出惟故原帶營兵二百黍養得及懼心珍  
恐其乘夜率衆殺出又假以更換先撤之惟故愈不  
安使家丁委國安張竟尋辱往釜山道意行長許之  
曰當俟機會遣兵迎汝於是惟故令人廣收中國珍  
奇及狐貂皮八百張為媾我進見之資~~太平記~~六月

我艦數十艘先後渡海分泊釜山加德安骨尋窟於  
九如兩瀛朝鮮羣守安弘固已後往末竹島漸通梁  
山熊川~~記~~十八日相信忽駕船九隻帶兵五百至海  
邊差人到直寧喚惟故備話乃為韓人阻回其使又  
同張竟從陸路回釜山楊元聞之曰事急矣自南原  
星夜馳至直寧十里許迺見惟故方馱載狐貂先行  
楊元一見問我情何如惟故曰成不得了元曰既成  
不待何不赴見本鎮以符前言曰我且不去明日往  
慶州差人与清正講話一月平方回元視惟故言若  
狂而色已變當時与珍差官六人出平釣票擊回至



丹城地方押送玠請旨監固惟故日本竄遁始絕錄  
平壤後檢陳濬如家搜出日本旗一面長短刀劍共  
三百六十六口衣器細約犀帶等皆日本物及日本  
圓尋頂共三百六十三件人心莫不暢快平壤惟救  
痛恨楊乞無田報後被擒之日暗令委國安院身報  
行長南原虛實令其起兵掩襲南原南原東有雲  
峯鳥嶺南有三浪大江直通金海竹島此為全羅門  
戶可以化取馬兵乃朝鮮最要害處而閑山島在朝  
鮮西海水口守此以阻截日本船又為南原右障故  
玠未出關先使楊元佐扼其地延終遊擊陳愚衷鈔

兵二十往全州以協助之且持韓將金志瑞李元翼  
兵在雲峯之外權標兵在閑山之內閑山又有元均  
鈔舟師守把各為障蔽也御若割兵當之攻南原則  
彈指之間可成大功矣無何行長得其報即欲進攻  
南原而七月初暴雨致日不歇日夜如住平地皆為  
巨浸三江大河一望徇天宣府大同個到人馬是月  
半後方得至平壤麻黃始得至碧蹄不過沿途整理  
續到之兵查勘城郭山川之險冒雨前行甚艱艱楚  
此時使舟師不使步騎朝鮮水營將鈔別使元均在  
閑山密謀率兵約會明兵搗釜山志瑞在宣寧陸路



張邑勢約日期事漏行長欲攻南京正慮元均襄後  
路一閉此信就中用遣別將領兵八月今實紀總志錄  
襄破關山元均水兵潰全羅右水使李德模死慶尚  
右水使變禊去免平壤錄初元均既至閑山盡變李  
奔臣約束凡編裨士卒稍少奔臣所任使者皆付去  
以李英男詳知已前日奔敗狀力惡之軍心怨憤奔  
臣在閑山時作臺名曰運籌日夜處其中與協將共  
論兵事雖下卒欲言兵事有者許未告以通軍情每將  
戰悉招編裨問計謀定而後戰故無敗事均習受享  
居其臺以重籬隔內外協將卒見其面又嘗酒日事

醜怒刑罰垂度軍中竊惜曰若遇敵惟有走耳協將  
私相譏笑亦不復稟畏故号令不行時我協將再入  
代行長又遣人結心瑞曰日本船某日某係至朝鮮  
舟師猶可邀擊權標尤信其說且以奔臣逗遛已得  
罪日促元均進兵均亦以已前常言奔臣見敵不進  
以此論奔臣而已得代其任至是雖知其勢歎而慙  
無以為辭唯得盡率舟艦進前我營之在岸上而俯  
視船行互相倚報均至絕影島凡作沒紀日已昏船  
無止泊處望見我船出沒海中均督協軍進戰舟中  
人自閑山終日搖櫓不得休息又困飢渴疲不能運



船備船橫進退不前乍卸我欲疲乏方韓船相近  
輒倘伴引避而去不方交鋒夜深爪盛韓船四散分  
深不知去向均歎收餘船選至加德島軍士渴甚爭  
下船取水我兵從島中突出掩之矢將士四百餘人  
均又引退至巨滄泰川島權標在固城以均無所得  
檄召均杖之督令更進均退軍中益怠德欽同醉臥  
倘將見均欽言事不得夜半我衰之軍大潰均至  
海邊乘舟登岸欽去而體肥鈍坐松樹下左右皆散  
或言為敵所害或言去免終不得其寔李德被後船  
上投水變襖先是屢謀均必敗是日又言泰川島淺

窄不利行船宜移陣他處均皆不聽襖私約一所領  
船戒嚴將變見我未伐奪港先走故其軍獨全襖選  
至閑山島倭大焚廬舍糧穀軍器徒餘民之留在島  
中者使避而去太平紀閑山朝鮮西海水口右障南  
原為全羅外藩一失守京西水無處不通我兵水陸  
並進不日內泊光陽互耻律距南原甚近奎山西山  
之我兵又由慶尚右路俱會南京權標李元翼等兵  
勢不能阻截皆伴趨於東徧我兵益張行楊元一聞  
驚報十二日行長古瑞將回南原兩湖大震先行長  
伴駒欽於金元瑞使李舜臣得報又誘元均出海中



不得其虛實因行掩襲其計至巧而悉墜其計中又  
陷黃石山城安陰縣監郭玆前成陽郡守趙宗道先  
之初李元翼權慆伐修道內山城禦敵築公山金鳥  
堯紀富山尋城而公山金鳥用民力尤多悉收南郡  
器械糧餉實其中督守令盡率老弱男婦入守迺近  
駭然及我師再挂清正自西生浦西向全羅悔身行  
長水路兵會攻南原權慆以下皆望凡引去傳令各  
處山城入守者各散去避兵惟郭玆再佑入昌寧火王  
山城期死守我兵到<sup>山</sup>下仰見形勢斗絕而城內人  
靜怡不動不攻而去郭玆入黃石山城白士霖亦入

城士霖其人平心倚以為重我兵攻城一日士霖先  
遁梯軍皆潰兵入城玆子履祥履厚皆先玆女嫁  
柳文虎、、乾虜郭氏出城問婿婢曰父死而不死  
為有夫在耳今夫亦執若何生為自玆死郭宗道嘗  
謂吾嘗從大夫之後不可<sup>與</sup>喪之後因死州間死則  
明白死耳卒入城作詩曰崆峒山外生猶喜迺送  
城中先布采子玆被害及崆峒山敗報至朝鮮上下震  
駭歸罪於元均復起李舜臣為新制使權慆引元均  
敗已使舜臣任收餘兵我師方銜付舜臣與軍官一  
人自慶尚遁入全羅道盡夜潛行間闕達珍島

太  
德



錄揚元初守南原也增築城文并城外羊馬墻多穿  
砲沉城門安大砲敵三坐擊深濠塹一二大開山既  
敗我師從水陸而至報急城中洶洶人民逃散檄  
召全羅兵使李福男固守福男迂迳不至遲晝夜不  
收催之不得已乃至亦所率僅數百李春元全放死  
尋僊至我前鋒百餘到城下放烏銃頃刻而止皆散  
伏田畝間三三五五作隊既去復來城上人以小砲  
忘之我大陣在逐出遊兵交戰陣行迭出故砲斃不  
能中而城卒往中九焚而我兵到城下叫城兵求  
占語元使索丁一人杖通事來以我昏而歸乃約戰

夜不收守邊軍名

書也十四日師環城三百倍陣以銃砲迭攻先是城  
南門外民家稠密師臨至元使焚之而石墻土壁猶  
在師往依墻壁間自蔽放丸多射城兵十五日師中  
川城外雜艸及水田中箱木作大束無敵積墻壁間  
城中不測時遊擊陳憲表領兵三千在全州城中日  
望未接而久不至軍心益悞是日晚守堞軍往交  
頭耳指準備馬鞍有欲遁色夜二更間平壤係實地  
共作十六日  
德今辰夜今辰我營中響聲震起略相示和而一百卒砲向  
城亂斃飛丸集城上如雨雹每人偏頭不敢外窺徑  
時響聲止中來已平濠又堆積羊馬墻內外頃刻寸



城有師卓躡踰登城、中起、火起楊元在帳中驚  
起不及被取跣足出廳上脫傳報官寤國帑衣靴帶  
隨從宗丁十八人逃出西門在九遠兵及雜流共三  
千一百一十七員及出回徑大路西蓋鳳山至三日  
直至恩驛館查見在者一百十七人而已李福男任  
鉉金敬克李春元鄭期遠等咸死德平環錄是時陳恩  
袁在全州兵惟忠在忠州各扼險而全州去南原百  
餘里勢相犄角恩袁初抵王京麻貴即令守公州而  
玠慮南原有失復調守全州以接應南原恩袁入城  
時州官言城中並無弁糧二千人何以供給及恩袁

踏劫地勢見十里外山寨中藏貯不彳盂盃砲鉛彈弓  
矢鎗刀箭牌等物各千方計遂令搬運入城到官堅  
意不肯蓋此時朝鮮雖賴明兵援然被殘害必而不  
減於我兵所以不教官兵在列兵一全民即奔散所  
以佇之千里外山谷間恐師不時入城反為敵助而  
恩袁不惜自令人運灰運入城分派各兵防禦及南  
原告急楊元星大差人求救恩袁即宜激厲所傳街  
救疾趨刻期密約率大為號使楊元袁志夾攻敵可  
左也爾不然能引兵而前牽挽敵勢敵必不能專力  
攻南原、、知有外救必且堅心拒守亦未即破李



何遜畏懦先一次回文曰恐顧彼失此也後又具  
稟曰水不欲救信地難以輕離卒不肯棄兵及聞已  
破州民望風震駭奔欵逃竄兵卒阻及及傷兵卒盡  
燒積聚乘夜撞出城門惡表無計至二十日寅時哨  
探報日本將到任矣去城二十里惡表遂帶領所部棄城  
北走我師遂入全州麻貴南原急遣游擊牛伯英  
提兵赴救南來而惡表已北遁乃合兵屯松州以張  
聲勢平壤統作公州今從皇明實記我遂徇全羅通王京一為朝  
鮮八道之中東隘為島嶺忠州西隘為南原全州道  
相通自二城失而全州以北瓦解不可為矣韓兵罕

弱因退守王京後楊元竟伏罪傳首徇于李舜臣破  
我兵于珍島碧浪亭下初至珍島收拾兵船得十餘  
隻崎沿海人乘船避亂者聞舜臣至莫不喜悅舜臣  
分道招呼遠近雲集使在軍後以助形勢及破我兵  
軍勢頗振是時舜臣有軍八千餘進駐古島惡表  
糧作海路通行帖令曰三道沿海公私船隻帖者以  
好細論毋得通行於凡避亂乘船者皆未受帖舜  
臣以船大小差次使納米受帖大船三石中二石小  
一石避亂之人尺我財穀入海故不以為難而以運  
行無禁為喜旬日得軍糧萬餘石又募民輸鋼鐵鑄



大砲伐木造船事、皆辨逐逐避兵者往往依舞臣佐  
廬造葦殿賞為生島中不能容既而朋水兵勸督陳  
璘出東南下古今島嶼奔逐併兵璘性暴猛多人多  
忤衆悍之錄朝鮮王聞二城之報亦急調都體察  
使李元翼督軍將官高參尋由烏嶺徑出忠清道以  
前遠敵鋒時慶尚地方大軍已陷全羅之南我師從  
橫將到王京楊鎬躍馬赴之麻貴見王高譏將城中  
危弱婦女不堪留在軍中者暫許出城避兵此時邢  
玠尚未出關兵務臨局個度皆付鎬鎬惟安坐平壤  
不進至九月朔關二城陷我師前至亦別無措置歸

罪二將搦南原被圍時已傳檄恩表催督敵次而恩  
表按兵不肯南向以此馳報玠而得報而疏二人失  
律之罪寘之重典其偏也機密金志瑞亦塔夕朝鮮  
王令重处以伸國法又倣孔明界亭之事自己認罪  
情命降黜兵科侯慶遠因朝鮮君臣無圖志疏令督  
臣移咨明問國王中國相屬國論及再勸王師恩出  
望外是宜為君者有枕戈嘗膽之志為臣者有主憂  
臣辱之節庶民有親上死長之義而我大兵迭出以  
助声势日本雖強其外朝鮮何奈何國王思奔大臣  
逃竄總兵賣國而批檄庶民望風以降虜即如昨日



南原之陷全州之失朝鮮軍兵竟不問何在而且倒  
戈反向帝有之棄機內亂者有之是期其心於日本  
矣今咨該國痛自驚有若果山下交勉力固北守獎  
率三軍有進無退中國即當大發兵餉助爾討敵若  
自輕社稷寧伏牦莽求後須臾中國豈得代為爾成  
耶當還師境上自固封疆爾東西南北自在也該國  
自計歸著之地務吐由衷從實詳答勿持兩端悞我  
軍機朝鮮王得咨隨答前後情節万非得已誠無辜  
心為日本當將金心瑞革秩廢為卒伍戴罪自效附  
報中國因又策勵諸將將所做一安黃海寧畿威鏡

四道軍兵万餘人一聽任理授督介付協因兵分守  
漢江諸難又以漢江上流鳧津等處係緊要處遣京  
畿新體寧使柳成亮巡歷沿江一帶檢察守禦形勢  
王亦躬服秦韃追隨戎馬間親出城西圍視軍兵又  
出城東慰撫守禦將士奔走效力是時我兵已及於  
王京安城之境水路要害皆為我有使其平田陸軍  
制於南平田水抄入於北則韓兵陷死地而我侵略  
旅順天津登萊所過皆燒廬舍殺戮人民凡得虜悉  
割其鼻以示威勇恐離海口易進難退故築營壘密  
包糧令韓民餉糧免戮愈為久遠袍設武備志我師



在王城百里内而麻貴与楊鎬俱在王京曉夜隄防  
不術不急邢玠在遼陽日逐飞檄催浙江廣各兵  
及預辦粮州水陸運俱赴朝鮮浙江指揮茅州時  
領兵至遼進平款州後玠嘉納之後多用其策平壤錄  
七日副總兵解全游擊牛伯英恐所犯王京分發部  
下干緩山水源等處防剽而毛利秀元先鋒里曰長  
政已至全彘館距王京百五十里城中人戶盡夜驚  
走殆盡明兵方侯五里迎迓之同參將楊登山牛伯  
英陳貴直冲之砍死我兵二人墜馬因卑勢追趕十  
里之外殺傷敵多後西哨山谷我執打旗號擁兵高

出適撫院下千總李益喬把總劉通節引兵驟至灰  
塵大起并力協攻良久我兵敗退解全見我寡乃收  
兵回共斬首二十九顆平壤錄九日朝鮮王避兵西  
下楊鎬及麻貴在京城而平安道軍士千餘黃海京  
州軍教子微至今守仁難警衛倉庫新城幾不守楊  
鎬乃移師中董僕儒化毛州海防使蕭志官化平壤  
又声言洞南北水陸兵七十五且暮至福廣浙五水  
兵直搗我師師聞風不敢進朝鮮羣臣爭建策知事  
申璠進言曰王駕必到寧辺臣當為兵使備備寧辺  
事甚最可憂者乃無備也若不預辦何以能用尚者



傳笑曰辛不合當一大臣言於朝堂曰此款何足憂  
父當自息惟當奉駕往安使處耳權慄至至京王川  
見尚之標曰当初駕不合遠還鄒城書留住西方以  
觀款勢如何既而閉師還慄又下慶尚道臺諫倫標  
無保惟恟不可為元帥不聽錄 十月麻貴遣先鋒  
李如梅尋堯兵哨探學師于星州谷城等處我兵自  
星州退谷城又斷退朮札皆于東南陸續退回又堯  
彭友德尋於青山等處擱剽屢戰屢捷師退守瓦官  
平壤 十一月那玠度鴨綠江時嚴冬雨雪徑旬不止  
二十九日抵王京王京 楊鎬麻貴高棻勤兵一面哨探

我動靜或取竹木或築官寨或槍礮搜糧散漫山野  
不計其數約大兵分屯三處行長在松島清正在蔚  
山秀秋在釜山通共兵馬十餘萬平三路又為六記  
今犯玠皆掬朝鮮君臣遣兵曹判官李恒福李恒福 孫道  
都巡察使權慄干長 吳府里 霜山里 宣城郡 雁岫峴 吳  
陽縣尋方我兵戰獲首級八十餘級然朝鮮人民素  
畏憚我如虎於是士氣聊揚至十二月宣府大同遼  
薊延綏保定浙勝營兵俱已到文而陸續至者又有  
續募浙兵南京福建岷天狼山尋水兵其價相浙福  
水兵亦將督堯廣東陳璘水陸兵劉健川兵與 陳廣



共次年仲春先後方到各處兵俱於王宗魯商軍門  
率復以為行長營在崆山清正在西生浦北破崆山  
陸路必由梁山之西北有高山峻嶺止容復馬路甚  
險惡南有三浪大江直通金海竹島比二處皆咽  
喉之地日本俱有勁兵一技把截順防其伏兵水路  
必由巨濟加德安骨一帶之處亦要地茲計議已定  
疏報乃將兵馬四萬分為三協副總兵李如梅統領  
馬步一萬二千部將盧得功董正詎茅國器陳寅陳  
太佃為左協副總兵高策領一萬一千六百部將祖  
承訓順貴李寧李化堯柴登科苑進忠吳惟忠為中

協李芳春解生共馬步一萬一千六百部將牛伯英  
方時新鄭仰王戩盧廷忠楊方全陳憲剛等為右協  
其巡撫標下參將彭友德楊登山攝賽張惟城等俱  
聽臨期調遣東西策心其監軍通監察御史陳效也  
又為總督請尚方劔先斬後奏以重事權此時而瑜  
主意令麻貴楊鎬提督左右二協兵欽自忠州島嶼  
向東安而趨慶州再攻清正然恐行長自西來援則  
全中協兵馬近宜寧一帶東援左右協西扼全羅故  
援之我兵使不暇顧又於三協中摘毫馬步一千五  
百方驛兵合言由天安全州南原而下大張旗鼓作



為攻取順天等處以牽制行長又大亮牌侯平壤一  
帶預備行糧十二萬戶言統調陸兵二十萬到其隨  
行玠守王京者不過楊廉安等兵千餘人而已朝鮮  
李時言兵四千貼入左協成允以權志銖撲殺長兵  
五千二百貼中協鄭起竟高爰伯兵三千三百貼右  
協火器砲箭茶鉛皆遼陽分守張登雲運至於三眼  
鏡鐵鬚篋鐵心棍火砲筒圍牌佛郎機等悉備糧餉  
足供一月皆令朔韓專官催運王京以北則委董漢  
儒督平安黃海道節度使韓志寅等將朔三運餉俱  
運至王京而轉運各營國王又分委尹美勳柳永慶

李時亮專管在中右協黃慎專管西路全羅各官進  
兵之時即令跟隨催督仍令自備十日妖妙以備後  
急時下明師陸路兵糧備惟水兵缺少玠極以為憂  
閩浙南直水兵掩延未至尋天津巡撫萬世德檄分  
水兵馬步於旅順登萊志援犄角孤弱難倚於是令  
遊擊李金鏡率仍同韓人李仁前去李彝臣合營  
彝臣水兵亦止二千又清正東秘檄張一島我營百  
餘里而中有韓水兵李志亮領水兵五百餘向伏島  
中不敢南規情正亦易視之全不為備款去力弱也  
玠乃咨國王加楊責于取恩与李志亮晴伏其中俟



我兵接戰則鳴鼓為疑兵在亂之我師敗楊帆夾擊  
之分布已定是月四日大聚兵於登壇祭天地誓戒  
宴犒將士堯兵南行楊錦麻貴等三協將士會於慶  
州哨探我營候化聚蔚山而蔚山之南為鳥山不克  
高而城皆依山為固勢甚險峻中有一江可通釜釜  
其陸路則由彥陽通釜山麻貴欲再力攻蔚山恐釜  
管師未後令高策吳惟忠等由彥陽梁山把截途中  
要害處又竊令董正恒尋赴南原與李金干承恩  
由長鬮珍島野雁山島張疑設備又先分遣右協盧  
延忠至西江口以防水路援兵而以左右西協二十

三日或作二日未攻蔚山李如梅柳登山騎兵先到各  
批選輕騎近岸埋伏傍險拒援而令遊擊擺賽以騎  
五百於己時抵營誘我一縱可餘徒各披帶鮮棚  
盔甲銃砲齊發喊聲震地各揮及迎款擺賽作北我  
軍乘勢進討伏兵四起奮勇剽殺在陣斬獲首級已  
而右協李芳春解生等由西路馬村南至掩殺馬步  
相乘先後俱進勢焰張天烟塵蔽空而破歸新修島  
山城次日進兵我師于路連築三寨伴鷗亭城潭堂  
太和江皆有島山之前樹為屏障四圍俱塞壘城各  
多設銃眼師伏於內麻貴申嚴號令率兵努力向前



是日茅國器領浙兵因李如梅已得看功不待催督  
各奮命先登斫三寨獲箭及兵器燬蓄糧佈去入  
鳥山城拒守二十五日麻貴獎率三軍攻鳥山城寨  
各軍奮勇直前攻城不克鳥山踞巔更高石城新修  
堅固砲兵一到城中齊發鳥銃大砲弓矢標石拒堵  
明兵多用埃牌布簾木柵遮第山城高陰仰攻不  
能遠上多損傷即收兵次日相檄攻剽齊戰奔刀回  
攻城上砲石如雨如此連日攻不得下兵傷死甚衆  
諸將謂鎬曰此城水道甚艱糧運難從豈四面回而  
守之即不戰清正可坐縛也鎬以為然於是各營兵

分屯山下周圍繞密不令透漏正寂強悍嚴勵有  
謀先削大兵來以降人及疲弱者置外而悉斂精銳  
保守至是困十日夜汲餉不敷至嚙伏充饑每造飯  
先食鉅用礮者餘聽其餒而清正全然不懼惟死守  
以俟後援至然山下皆爛田棚韓無著脚心我徒銃  
隙用礮毫無不中彈皆碎鐵為之以茅煮過盡之無  
聲中者立倒有一彈傷兩人者伏則銃難及起必橫  
趨方免而伏者又若泥沒膝晝夜固守冰雪裂膚故  
城不下而死傷朋韓數百人我暇則兵意怠令人求  
後攻約降鎬信之吳惟忠獨言於鎬曰圍師必缺今



山城卒未破恐当缺其一隅俟逸出伏兵擒之鎬限  
目奉命曰死得將軍唯要還我一個活情正矣而行長  
果未接時逼敵暮行長又慮明兵棄其隙袁釜山營  
於是大兵原守大營止抽精銳三千每船不多人惟  
遍插旗幟蔽以上時慶長三年正月二日塘報一至  
鎬倉皇懼更不打探的矣亦不措置遣兵阻截即  
棧四日撤兵已而三日我師跡迹鎬益無措因不俟  
及期狼狽先走蘆總志兵二千在西江口亦不傳知  
係將閉鎬費已撤營去份、連夜亂走城中知援兵  
到即開門袁掌行後有尽被殺死賴吳惟志茅國番

二陣南兵斫後仰追十餘里見有兵防後方回而而  
協喪失并委棄兵餉器械不可數計是役也謀之任  
年已傾海內全力合朝鮮通國之卒而卒無成功貽  
笑遠人三協兵俱回慶州更慮我來攻復掘河築城  
為固守計玠得報大嘆恨然事已無奈唯將各兵  
撤回王京以回再奉時費盡至事丁志秦上疏劾任  
理之寡謀將校之糜廩於是楊鎬罷任去諸將俱充  
為事官行載罪剝款玠降咎是役無功唯因水路上  
缺兵且軍久糧匱乃益召募江南水兵備海運為  
持後計二月間陳璘以廣兵劉從以川兵張榜劉



子亮藍方威以浙直兵陣器亦領水兵俱先後入韓  
平壤錄未幾天津巡撫都御史万世德为管理代楊  
鎬或借曰朝鮮地里隔致山水險阻兵聚一处難以  
成切不若因地量刀分任自為戰守則利害各擔無  
所推托矣世德然其謀分三協為水陸四路中路乃  
李如梅東路麻貴西路劉傑水路陳璘通共兵十萬  
餘各分信地相機行剿我師盤桓朝鮮七年於茲矣  
沿海千里分為三管東路則清正仍扼蔚山自去冬  
攻固益增築西生機張在在屯兵而持釜山為極塞  
西路則行長扼栗林曳橋建望峇教童憑順天城与

南海官相望負山襟水最扼塞中路則毛弘扼四  
川北特晉以南通大海為東西声援三管皆阻海為  
固進可長駝退可還國故此等处築寨特完固寨傍  
必置倉廩寨皆設羽翼蓄積歸於大寨而重兵長劄  
必在險阻近地寨後軍艦未往不絕俱泊海岸世德  
懲島山之失特于三路外置水兵一路而分汛已定  
於三月間俱會王京歃血誓神約日並進倘值事機  
迭為志援而李如梅當鎬未去時已請堯官銀回遼  
東買馬及兄如松与虜戰沒代為遼東總兵乃以董  
一元代之平壤錄楊鎬既去世德未去而四協各鈔



所部属兵分部防剿並從號令俱於季秋念日進攻  
麻貴任東路李所部頗貴牛伯英等駐劄溫井夕情  
正相對貴鑒而失惟深溝高壘堅壁不出然而素遣  
人人我言為後兵計季秋間貴自選精銳數千乘夜  
令卒啣枚由溫升五城蔚山奮力奮擊清正固備不  
出劉從仕西路居駐水原攻順天寨逼于海從兵不  
能達乃揚囊惟故智欲誘行長出會擒之因遣間  
使入我言告行長曰先鋒昔年曾以請封与中国盟  
誓本出誠心特係清正狡倖惑亂白致有今日苦  
軍逐次異國爾亦渡海間闖今兩下仰死賊國終

非久計今提督欲親會通好仍信前盟以遂夙願行  
長初猶未信後通事累次往使督軍騎侯於中道以  
視不疑行長現知因信楊仲秋朔相俛約定行長將  
出赴會而使部下一千餘先是我朝人降察度其情  
行長大驚疑中途歸去使計不就以兵迫之不利回  
監軍王士倚怒使不用力傳令縛使坐營使懼不敢  
歸乃督搦部選戰得利董一元任中路居尚州初我  
弘治兵剽悍稱勁敵而望津之寨尤為天險北倚晉  
江東築永春西築昆陽三寨鼎立為犄角皆峙于新  
寨之前新寨三面臨海一面通陸我弘治之外有石



城本柵敵直引海為濠海艘泊於寨下為常教子又  
築金海固城為西翼而中造東陽倉積糧萬計屯重  
兵於回回川城以守之自望津至新寨四十餘里聯  
築八寨步步為營勢甚犖獷每迭出搶掠于陝川宜  
寧咸陽高靈之間中路茅固寨初分併全州自請救  
惲毛弘極駭請身當之玠壯其言後增興兵攻守  
星州此時董一元奏回宣府選募家丁未至星州三  
面受敵勢極孤懸國器率浙步兵三千占游擊盧衍  
功馬兵三千守之我兵日出犯檣次一元未至不敢  
深入初夏間國器令姪莽明時作為諭我檄大又令

博士史世用奉秀吉牒事十條遺我官以離卑心而  
携其屬而迄八月一元方至高州始伐大率乃進駐  
高靈番州、前有大江、南即為望洋、南皆  
我官也我極望洋臨江因守勢殊天險相持月餘國  
器惲一元曰細看敵營自望洋以至新寨勢若長蛇  
望洋其首也碎其首則立破矣但晉以不可飛渡當  
以什取之一元是其言一日出哨一麗婦從我官出  
懷中有一紙署云此婦將渡異域者憐而贖之放還  
故土軍兵勿加害則救蠅之德也尾云知吾姓為令  
公之後埋兒及父問者名者有或之口無才之按標



下贊畫端葛鋪解曰此新國安也國番然而入博參  
謀史世用、、躍然曰國安華人也往與共在日本  
誓句効今在茲可以聞矣因諜伺之知義弘尚在四  
川惟國安在望津官乃遺各物之於季秋念日伏火  
也取俟明兵渡焚糧場內志至期國番整兵欲渡江  
我卒出言臨江堵截忽望津寨中火起勢踰天乘勢  
畢痛追殺遂破望津我兵退守四川是日麻黃遣兵  
東襄破永春寨厥布盡焚積聚二十一日五更攻昆  
陽月下交敵我兵退至寨厥盡燬三官既破明兵駐  
江南二十八日夜軍進襄四川李寧以驍將特勇背

率先入失道陷沒及為我所棄及曉明兵至我師四  
散槍州系箱皆棄而乏城內尚有兵數千倉皇出戰  
游擊盧衍功以騎兵衝陣中斃致陣亡步兵力殺我  
兵初棄城去新寨明兵燒東陽倉二日夜烟焰不息  
二十九日復取新寨國番曰我雖連破敵寨而橋斷  
不多殺盡併歸大營守必竭力攻之未必能下而各  
寨救且全非全策也不若先攻固城新寨之敵銳氣  
方挫未敢未敢而固城城小敵寡易破固城一下新  
寨接他然後相機而進似為全策一元祖屢勝掀髯  
曰本鎮有新寨敵亦無幾何固城易與耳今先攻新



寨如疾雷不掩耳此寨破固城不戰自潰矣時學彭  
信古素輕我寨將乃言希親至彼探視城中烟火不  
多可取遂決意發兵十月朔庚戌十一日一作十茅園器葉邦  
榮彭信古步兵三營直搗寨下攻打游擊郝三聘師  
道立馬呈文柴登科四營後志亦榮步兵藍方威攻  
東北水門祖鳳列殿馬兵合作在右壩伏止留步兵  
一拔守老營於是國器邦榮自相庚戌自辰一作辰今乃攻  
至已用大礮已搗寨門碎城堞數處步兵齊至壕破  
獲城柵房人而彭兵皆京破亡賴壽不習戰亦不善  
火器忽大礮裂葉亮銜記障日午天俱黑各兵一時

自驚亂我兵因乘勢殺出直冲彭兵皆潰走和馬騎  
兵方環城而射一見兵潰各望風而走茅葉二營殊  
死鬪然已在重圍中卒寡不敵殺傷甚衆藍方威駐  
兵十里外斷後亦走董部不能仰止各部遂大潰墮  
崖落窰不可勝記彭兵三千止存數十茅兵亦墮六  
七而茅營中軍徐世卿被捉云不屈而死及抵望津  
國器云望津天險得之不易若棄去復日本秘前功  
盡棄矣因會集諸將收散兵欲復守望津請命一元  
曰此地孤立倘固城款併力未攻何以禦之惟志  
暫遷星洲圖再奉耳各將遂不敢留盡日奔回此時



思饒扶傷天寒日暮盡伏夜行盤桓萬山中奔至一  
二而里哭聲震野接頓道路者又數百人直抵陝川  
方得少息我兵以糧餉被燒布不敢遠追明命斬馬  
呈文却三聘以徇彭信古尋克為事官董一元革官  
御降府職三級各戴罪立功明命以下陳璘任水路  
帶水陸八千兵尋營海上而劉德兵陳璘鄧子亮馬  
文煥李金張良相等屬之兵部一萬三千戰艦數百  
艘皆列忠清全慶道各海口且為聲援晝夜巡警燈  
火相望先我師渡海出沒並無欄阻至是始警戒璘  
謂諸將曰吾等事水路款今盤桓山城勇力何施

要當畜養威銳候使要擊之耳於是分散各兵倚泊  
加德巨濟鼓全堵島忠清道有九毫島有水族靈怪  
著聞裨將方日新修泐兵三千自毛州卸糧將赴鼓  
金島季秋念九至島夜堯定更修驚動水族海颶賴  
起波濤搖蕩下觸鐵板沙二更擇船看尾俱裂墮止  
存中倉急呼小舟接登岸方始下船軍伴數人奔上  
一時覆沒云岸止尋大矣是月萬世德始至三京也  
德山西人意氣頗能任事撫天津時人樂從之及至  
朝鮮以成畫祖定不能別為更張又見我築寨固守  
非且夕可平乃欲設策用間以離卑心而攻其障故



自己修一檄文令人持喻我將中間厚明秀吉不道  
各島民無辜何若八年於外万里指歸本院慈恤多  
竹三幸及榜標戈歸殺秀吉推叔酋長修領海邦保  
全人民傷哀于剝策之上也明氏頃送解甲策降策  
之中也叙措罷兵各全性命策之下也未教人傷秀  
吉仆偏將歎歸未敢先亮國卷知夏弘素有怨可問  
而獎也議定竹舍各路劉健亦遣人偷行長中路使  
督陣芳國科持檄臺檄賚金帛見夏弘勤以大夏詢  
以利害勸國步從傍贊之夏弘許諾國去私謂國科  
曰國有大政勢當疾歸所恃者釜山數月糧耳不若

密遣人一姬焚之已而我卒之糧歸心稍控清正無  
糧令人見夏弘叩借夏弘曰我糧亦尽矣奈何往叩  
各營皆然始相約撤兵清正曰人心三變勤即日先  
撤蔚島之兵次夏弘撤回川次行長撤順天俱陸續  
渡海毛國科問竹俊密報中路我兵於十六日行  
李上船於天明兵各為準備陳璘在海上聞之喜曰  
昔每嘗欲收功比其時矣即令鄒子亮協同朝鮮李  
舜臣引千餘水兵駕三艦為前鋒破浪直攻南海正  
遇我兵船無敵渡海子亮欲奪頭功親率宗下二百  
餘舟上驛船衝鋒奮擊不期後船用大器失手及打



鄧船蓬檣俱著明兵竄伏在一邊我卒棄勢登船將  
鄧副將及家丁皆砍死奔居見子菴有失奮勇前救  
親犯矢石刀戰有飛丸射胸出背後左右扶入奔居  
曰戰方急換勿言死幸沈埋努力而前火器有<sup>齊</sup>堯  
陣而陳蠶李金等隨後邀擊我本不善水戰且無圖  
志遂退土崖与陸兵戰初敗斬陷者多陣蠶中軍  
州宰亦被于陣是日行長未行明兵亦棄檣邀截中  
路俱有斬獲於是毛弘行長將乞國科八人及從所  
差劉天爵等皆留在船獲送渡海方得還國中路明  
兵奪殺馬及刀器者多棄勢分擊金海固城我卒皆

一時宵遁至是三路二十一寨悉蕩平董一元入新  
寨見大寨凡四層房數千間石城外又為本城三層  
極其牢固及凡屏凡鴛鴦扇全係炳耀悉令焚之  
望海固城二寨房殿亦付烈燭比成戌十一川事也  
朝鮮復安備都引兵進大司農度支始自出矣迨此  
凡用餉銀八百餘萬兩火藥器械馬足不<sup>平</sup>為<sup>平</sup>德  
實錄四十八年神宗孫子常洛立是為光宗無教  
子由校立是為憲宗改元天啓元年清人入寇七年  
祖筭由校立是為思宗改元崇禎十六年清遣兵  
大侵伐北邊克州及樂陵陽信東原安丘臨陽府等



三府十八州皆陷錄三朝要十七年二月張獻忠家  
四川李自成陷太原遣拘犯畿南陷真定及寧武關  
李自成陝西延安府人初年二十八天下飢饉庶民  
困乏延安府捕民貢租稅自成憫之出金償其稅則  
年後飢延安府朱脂縣吏貢自成款令騎負自成笞  
曰先救出金救卑今我庫倉遺窮不能救焉更擄自  
成繫銅巫卑民相殘欲援自成舍而四立而人飲囊  
府廳救自成而五時去饑羣盜四起俱推自成為據  
首取陝西而侵北京思宗遣唐通拒之唐通叛志李  
賊如曹大監尋督黨自成逐擒一王子燔殺二王子

及王璽思宗逾煤山而自殺自成入北京論功行賞  
是時吳三桂守山海關華夷李自成備恭帝國號順  
改元永昌既而三桂率兵入援三朝要錄自成  
遣人招三桂不從是時清主章帝令攝政和碩  
睿親王多爾袞為將軍伐明三桂致書求援多爾袞  
許之且曰年卑未歸封以故土晉為藩王三桂復致  
書約以看尾挾攻多爾袞是夜進堯至山海關三桂  
降于清四月壬清合擊大敗自成直搗北京五月多  
爾袞與三桂至燕京明臣民迎降者多北事李賊兵  
死之多自成敗走四川變福王名由崧神宗孫莊烈



帝之兄也避乱南下鳳陽總督馬士英兵部尚書史  
可法等迎而至南京是月即位明紀事本末史可法馬士  
英加官處軍務總兵鄒鶴連鎮九江黃州鎮京口詔  
令黃城鄉防禦京口個鄒芝堯兵六千入衛八月辰  
獻志臨成明史弘光元年正月福王在南京明事  
禱四月左良玉奉兵稱除君側惡將討士英適病死  
子夢庚乘下至京石戰敗賞功賜總兵鄒彩壽銀幣  
有美記備年明清兵破揚州史可法尋死之明史五  
月清兵進至揚子江鴻遠彩壽督兵守江清兵以大  
砲擊每砲斃江水湧激致大二帥見勢不可為遁去

清兵乘烟霧蔽江傳舟置木枕上張燈順流以下俗  
京口兵京口兵以為其兵悉盡銃丸而清兵僭從竟  
潭渡過郟城王適至蕪湖六月中軍曰雄及馬術功  
挾王及妃降清明史王僭位會親盛典土木荒酒  
漢色移賈無度劉宗周陳子亮等上疏極諫不聽懺  
者豫知其不堪且久矣明史唐王名聿釗端  
王碩燬孫也南都失守王避乱未回時彩鴻達亦撤  
仰回閩因奉王至福州會侯芝王監國時擁入後艷  
翊戴功咸請正位協大臣多言監國名正出閩尺寸  
建号未遲芝堯意異以為不可推鴻達請正位曰不



正位無以醒卒心以杜後起遂建伐因六月奉王即  
皇帝位於福州改元隆武紀明史稿時文武濟濟然兵  
餉戰守芝亮悉為政八月芝亮集廷臣伐戰守之兵  
二十万自仙霞關而外亘守者一百七十处每处多  
寡不脛約兵十方其餘十方充戰兵精練而明春將  
出關合閩浙兩粵之餉不足供兵食明史稿是時軍  
府草創魁柄橫揮王雖英敏芒又無所鈞制芝亮鳴  
逐屢薦其私人為請要官王不允是以懷怨望及行  
郊天禮於南郊二鄭皆稱疾不出戶部尚書何楷劾  
其無人臣禮亘正其罪王喜楷敢言掌劾察院事已

而鳴遂揮扇殿上楮呵止之二鄭交怒楷為不為所  
容請告去紀明中途為盜所傷劉中藻亦以忤鄭  
氏乞或有密告芝亮專權者隆武責芝亮一一怒作  
謝王心知其不可恃無以制之因復固留曰此非朕  
意某言也芝亮竊中傷焉於是左右無敢枝梧者矣  
紀事引九月王悔親征頒詔文于四方有云曰鄭家  
父子兄弟是是悔星聚于一門勲臣芝亮振古之亮  
紀事引王每欲躬履行間而芝亮以缺餉為辭  
芝亮所拓兵實不過數百止疲廢不堪用廷臣請去  
劉希章滿公車而鳴遂壽以所稔其人亦二獻用居



官衙至十月妃曹氏至於大言宮室開做造府親  
征伐暫止紀事引明是歲魯王以海避難在台州時  
清州撫使適至錢塘江上原任山西僉事鄭之尹子  
遵謙殺之身張國維方逢年尋謀立魯王監國於招  
興紀事引明以明年為監國元年是年獨稱弘光紀事  
見明史是月會閩中領事至備求富貴者多欲忘之  
魯王不喜下令將返台國維馳疏閩中辨明然後返  
台之後止然浙閩不知紀事引編我正保四年隆武  
魯生回正月芝堯分兵為二元言行人莫不嗚呼以  
鴻達為大元帥出浙東彩為副出江西王做淮陰故

事築壇于郊拜而送之既出闕疏稱候餉駐不行月  
餘內催二將檄如西切責曰畏備不前自有國法在  
二將不將已踰閩行四五百里而還仍疏言餉飽留  
住如故黃通周墳師不前因請募兵效死王命芝堯  
助之資芝堯不一錢共出微例為清兵所擒不屈  
而死蔣德璟請行國案鄭師情形督戰王許之至則  
疲兵弱卒朽甲鈍兵一無可為歎息而去李長倩以  
餉不繼憂憤而死疏言水師取金陵  
迎王王催芝堯造船芝堯笑諾會有上疏言水師備  
臣宜留其家眷事終不采紀事引編今遺明紀事



母惡日記

非三月彩出仰于杭州敗退紀事三决意親征駐建  
寧紀事引清主柔兵進攻福建浙江紀事楚撫何騰  
蛟江右楊廷麟皆疏迎王王意欲往江右猶豫未定  
而芝竟因請回省省中人教万呼擁請還曰不還則  
絕天下望因駐蹕創津紀事三月王往延平府魯  
王遣行人林必達未必達竊通信芝竟欲私招徠芝  
竟聞之王王怒因必達六月王子琳孛生進而官爵  
有差紀事引役主考官取中舉人猶疑在太平象也  
兵羸餉絕當路無涉及兵事奉朝如夢不待檄而  
知其敗壞矣浙東將士与清兵隔江相距屢戰不勝

全軍逐潰魯王航海遁矣王素与魯王相惡紀事  
芝竟常上疏薦曰神馬士英于魯王、一令士英為  
辦要有人錢塘江上方固安官共謀恢復紀事引及  
清兵渡江王遣使賈伯精魯王軍士英唆固安野之  
魯王仰逐潰矣魯王又使蘇督陳謙奉使命至而以  
浙閩相惡憐懼獨赴祖不入闕芝竟与之有旧拒而  
入陞見故函神皇叔父不稱陛下王大怒下獄芝竟  
疏救不報監審御史錢邦芑出芝竟門下得王信任  
而知芝竟意故密奏據為魯心腹且与芝竟交厚不  
急除恐有内患王然之或以告芝竟、一謂謙臨刑



途必過我門叔之未晚至夜半內傳片紙徒別處到  
之芝毫聞哀哭紀事引倫先是芝毫力請旋歸福幸  
且云領家相助入關固守款何得飛渡紀事引王不  
聽至是錢塘既破家誓日急疏稱海寇狎至今三閱  
餉取之臣臣取之海無悔則無家非道往不可拜表  
即行中使年勅止之曰先生稍遲朕與同行此使有  
至芝毫既走帆過延平守關將施福聲音缺餉撤兵  
遇安平紀事引先是王令鄭為虹巡視仙霞芝毫步  
將奪民舟為虹叱責之芝毫訴於王王為掬解然足  
時芝毫既懷異志令撤守關兵仙霞嶺二百里間無

兵一人紀事引自芝毫去後矢後遣贖不復舟備及清  
兵至徒容過嶺紀事引七月王出贛別何騰蛟遣其  
將迎王王將至韶州而清兵已過衡州抵閩閩八月  
王奔至汀州為清兵所執竟死於福州迄永明立遣  
謚思文皇帝明史王好讀存博通典故紀事引然喜  
好無常号令屢更督責過嚴無愛民之政是其所短  
明史芝毫逐降清彩鷓遼寧所部入海張肯堂尋往  
舟山徒魯王魯王既航海是月定西侯張名振護王  
至舟山舟將王斌御拒不納至廈門芝毫已降失所  
逃乃至南澳紀事引三永明王名由榔桂王之子避



孔子招以福州既失廣西巡撫瞿式耜占兩廣總督  
丁魁楚伐十月立王監國改元永曆以明年為元年  
以肇慶府署為行宮記事引十二月清兵未攻王乘  
舟避西峽他事引永曆元年魯監國二月王至桂林  
清兵未攻三月避之武崗明史鄭成功遂開王初  
位改元奉朔自南澳歸而後勤王茂終始不撓七月  
清兵進湘潭攻武崗王終以身遁他事種城入粵以  
柳州入象州記事引式耜出師克全州十一月王選  
桂在在陽秋行鄭彩從魯王是歲魯王命彩及名振尋  
殺王斌師占肯壹信梅還舟山他事二年正月

清兵入全州三月王從南寧六月遷潯州八月遮端  
州端州肇慶明事是歲魯王令劉中藻略定福寧  
州周崔芝相犄角連復建寧漳浦等府縣軍勢頗  
張區台魯志他事三年魯王還舟山他事是  
歲魯王賜昏於琉球世子尚質修盟鄭彩寄昏于我  
請借兵器十月魯王還昏於我長碕致觀音像一軀  
一切經一部是唐僧金獅子所妄作後事免覺禁錮  
金獅子云然四年二月移暉德慶向梧州十月清兵  
臨州縣者十七瞿式耜戰敗伏劬死十二月王將遷  
南寧途為陳邦傳所劫南陽伯孫乞胤聚散卒後王



身至南海將募回旅為清兵所執清將不殺留以招  
杜永和陽秋事引永和廣州鎮帥也廣州陷奔瓊州執  
功引成五年正月王如安隆陽秋事引是歲清兵陷福寧  
州魯藩劉中藩朱能祚陽芬等死之清師逐還舟山  
魯王復航海令張肯堂守城：而肯堂自殺清師進  
至寧波張名振等死之明史名振之廈門依成  
功成功扶助整頓軍營餘姚朱之瑜亦避亂于海外  
而竊回恢復之名振等通信水紀事八年先是孫  
可望以錢穀供給行在而以其終不可倚賴竊論李  
定國以兵未迎可望知之至是逼殺朝臣十四人事紀

史引七月成功兵勢大盛奉魯王及盧溪王寧靖王  
居金門凡諸宗室頗合瞻之成紀事引魯王後欲航海  
航于南日山遭風沒於海南日山在莆田東南濱海  
与琉球相望明史初清入克州執魯王、明年尚幼  
詭稱牧兒清兵疑而反之三擊不中清人異而不害  
得既及清兵渡以馬士英方固安欲執王為贖而降  
清然所遣將病俄斃不者人事王得單騎逃及台州  
航海清兵追及海中忽有鳧升天清兵覆溺王復免  
然迨是天命不遂矣紀事引九年王在安隆前年改  
州為府成紀事引十年正月孫可望保移駕李定國執



可望家香復駕去雲南九事引在明史稿十二年三月  
清師三路向雲南記事引六月清師取湖南紀事引  
七月王遣使晉成功延平郡王克餘進爵有等紀事  
功十二月七星關失守李定國運破遁去王去永昌  
紀事實錄十三年王在永昌以從臣多叛決意入緬五月  
緬人迎駐駕于孟城外蘇茅廬竹城從官草次緬  
人置兵防之紀事七月成功伐金陵不克紀事  
十四年九月定國去自文選入緬劉疏請迎駕不果  
十五年二月文選又竊疏王迎駕王答曰不教  
日設浮橋而連去矣及期緬人覓而斷浮橋大學士

馬吉翔司禮監李國泰扶王駕自重侯官或得殺二  
人奪駕事亮覓吉翔等恆告殺之紀事五月緬酋  
第莽猛白戕兒代立竊扶異忠殺武臣沐天波馬吉  
翔等凡四十二人惟存王及官眷八月定國再攻緬  
將迎駕復為所敗明記事十一月吳三桂入緬甸境  
通信于緬酋使送駕出降十二月文選降緬酋遂內  
叛扶王及太子如三桂軍三桂以王駕南  
還陽記事定國憤致病而死紀事是年成功取  
臺灣紀事十六年聖紀康熙二年清王在滇都四月  
三桂奪令八旗將士尋護王八旗將士三十將奪駕



起兵事竟竟三柱令人絞王及太子併殺八族將士  
是時忽大風霾黃霧臨天雷電交作空中有二鳧  
蛇而迅頃民莫不悲悍為此野錄引初魁楚式邦哥  
推戴王也太妃王氏曰吾兒仁柔非梳亂才魁楚哥  
因請而許之此天事引每清兵至王教出避式邦哥  
不聽式邦哥跌而死此天事引後二  
十二年而鄭克塽降清明正鋼始亡此

野史卷二百八十四終



